



巴保夫著

教師的女兒

正風出版社

教師的女兒

巴保夫著

正風出版社

Н. И. ПОПОВ
ДОЧЬ УЧИТЕЛЯ
УЧПЕДГИЗ
1953

教師的女兒

巴保夫著 曾名五、談泉奇譯

分類：文學藝術 書號：248 開本：787×1092 1/26
字數：325,000 印張：17¹/₁₃ 定價：1元9角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6500

洪興彙記印刷所承印
上海山海關路406弄22號

正風出版社出版
上海濱池路100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八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前言

本書內容，係描寫一個青年女教師教導工作和社會工作的經驗，在她父親一九四一年應徵軍役後，她奉命替父担任初等學校教師的職務。

初任職的青年教師們，可以由本書中獲得許多對自己在學校中，在周圍羣衆中進行實際工作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本書上部 曾在一九五〇年印行單行本，這一次刊行，並無重大修改。

中部和下部係初次刊印。

主要人物表

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克拉泊托夫——察里文小學教師，泰娜的父親。

泰奇嫺娜·葛里谷里葉夫娜·克拉泊托娃（泰娜，泰妮沙）。

衣帕脫·奇穆維葉維赤——察里文小學守門人。

衣凡·尼珂拉葉維赤——村蘇維埃主席。

福切衣赤·衣格那奇衣——工作隊長，後擔任集體農莊主席。

珂斯察·格拉秋林（柯斯清卡，康斯唐清）——拖拉機手，泰娜的同學。

亞力山大·切林奇葉維赤·珂羅洛夫——區教育科視學員。

阿格拉嫺·斯切潘諾夫娜——女看護長。

維拉·達爾瑪托夫娜·娜烏莫娃——格拉秋林學校校長。

杜湘·薩特里娜——女拖拉機手，青年團組織書記。

馬克西姆——拖拉機隊隊長。

衣里亞·簡米耶諾維赤·布加喬夫——機器拖拉機站站長。

衣凡尼茨基·沙維里衣·福督洛維赤——機匠。

伯洛煥爾·尼喀太——機器拖拉機站守門人。

蓮娜·楚古諾娃（蓮娜赤卡，百靈鳥）——拖拉機手。

葉夫格尼嫺·葉夫杜基莫夫娜·珂爾瑪珂娃——亞歷山大洛夫卡學校女教師。

庫伯里陽·菲督托夫·菲督托維赤——葉里察洛夫小學校長。

克謝尼亞·衣凡諾夫娜（克索薩）——珂斯察的母親。

斯米爾諾夫·尼珂拉衣·華西里葉維赤——機器拖拉機站政治處處長，後升任區委書記。

柏洛脫尼珂夫·謝密·阿力克謝葉維赤——繼任村蘇維埃主席。
 薩沙·那格葉夫(薩申卡)——政治處工作人員。
 衣凡·彼得羅維赤·葉福連木夫——區教育科主任。
 衣凡·彼得羅維赤·奧連爾——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亞歷山大·謝爾格葉維赤·劉波米爾斯基(薩沙)——音樂教師。
 華西里薩·尼基奇赤娜——集體農莊工作隊長。
 葉夫格尼衣·衣茲馬衣洛維赤——數學教師。
 尼珂拉衣·衣凡諾維赤——格拉秋林學校教導主任。
 衣凡·阿尼西莫維赤——『五一』集體農莊主席。
 索菲婭·列奧波里杜夫娜——德文女教師。
 格里谷里衣·華西里葉維赤·查蔡屏(格里沙)——體育教師。
 卡嘉——華西里薩的女兒，青年團組織書記。
 瓦夏·格拉秋林(瓦西洛卡)——詩人，學生。
 羅蒙·格拉秋林(羅馬施)——五年級男生。
 費留沙——五年級男生。
 彼特羅略——五年級男生。
 沙莎——五年級女生。
 米拉(米洛赤卡)——五年級女生。
 劉特米拉·米哈衣洛夫娜(劉霞)——總輔導員。
 阿爾卡沙·斯鮑葉夫——五年級男生。
 阿爾切姆——學生委員會主席。

上 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裏的一個早晨，察里文小學的教師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克拉泊托夫，正在準備出發上前線去。前一天，他接到了軍事委員部的通知書，就把學校的事情交代清楚，又去和朋友們告別。他決定把他的獨養女，十六歲的泰娜，送到城裏姨母家去。

『爸爸，你不要掛念我，』泰娜一面把父親的東西放進旅行箱裏，一面說道。『你看，我已經不小啦。我會常常給你寫信的……肥皂和毛巾在面上放着呢，還有你要的那本普希金的作品。一小罐酸棗糖醬，請你帶上吧。是我親自採的果子，親自煮的。』

聚精會神的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神氣很是嚴肅，他仔細打量着女兒，好像第一次看見她似的。這是個還沒有十分成熟的姑娘，細高的身材，生着一副靈活機敏的樣兒，前額上有一小綹額髮。『唉，泰娜沙（泰娜的愛稱——譯者註），泰娜沙！畢竟你還小得很呀！沒有父親照料，你會感到困難的，』他心裏這樣想着，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只看了看錶。

『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車子來了。』學校裏的守門人衣帕脫·奇穆維葉維赤走進房來說。按照俄羅斯的風俗，他們三個人坐了一會兒。

『好啦，我的朋友們，祝你們在後方幸福！』教師站起來說。他擁抱了女兒一下，又和衣帕脫吻了三次。

『祝您作戰成功，勝利回來！』衣帕脫·奇穆維葉維赤說，並且回過頭去，免得讓人看出不安的神情。

泰娜終於抑制不住了，她歔歔着撲到父親懷裏。

『泰娜。泰娜沙……你怎麼啦，孩子！』

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不勝愛憐地用一隻手摟着她，把她帶到大門口。

在學校門前低低的台階旁邊站着一匹已經套上車的馬。學校周圍的曠場上，站滿了男人、女人、少年和姑娘。小孩子們就在大人中間穿來穿去。許多婦女，手裏抱着吃奶的嬰兒，也跑來了。整個村鎮都來給教師送行。每個人都想同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握手告別，祝他勝利，祝他早日歸來。

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一雙因激動而迷朦的眼睛，向四周看了看，然後走下台階，從容不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別。他坐上了裝貨的馬車，顫聲對村蘇維埃主席說：

『衣凡·尼珂拉葉維赤，我的女兒可要麻煩你了。她已經沒有母親……』

『不用担心，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

『放心吧，你的女兒，你的財產，無論什麼，我們都會好好照管的。』

『祝您作戰勝利，常和我們通信呀！』大家紛紛說道。

泰娜很費力地攀上車去，把頭伏在父親的肩上，低聲哭着，混身直顫，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

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嚶嚶啾啾的女兒，只是撫摸着她那滑潤的頭髮。

『天呀，我的天！還完全是個小女孩子嚶，就成個小孤兒啦！』有一個婦人忍不住了。但是別人喝住了她，不讓她哭出來。

『走吧！』教師對趕車的說。最後又揮動着便帽說：『同志們，再見！』

坐滿了送行人的車子開始在街上緩緩地移動。孩子們在車後跟着跑，居民站在學校旁邊，久久還不肯散去。

『真是個可愛的老師！』

『那邊用說，多和氣呀。他父親也在這裏當過老師。』

『這麼說，是輩輩教書的了。這麼好出身的人可不應該調走！』

『當然是不應該啦，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戰爭嘛！』

在牧場後邊的松林裏，車子停了下來。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和村蘇維埃主席和集體農莊的工作隊長福切衣赤吻過以後，又最後一次擁抱泰娜。

『不要傷心，泰娜沙！衣凡·尼珂拉葉維赤會把你送到城裏去的。常寫信啊。』

『祝你一路平安，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祝你勝利回來！』衣凡·尼珂拉葉維赤悵悵地說。

『我們走吧，泰娜沙，走吧，好孩子，回家去吧。你何必這麼傷心呢？快走！』他對趕車的嚷着說。

車子猛然向前急馳，從樹隙間一閃而過，可是泰娜突然掙脫了衣凡·尼珂拉葉維赤的手，跳過溝去，不擇道路地追着父親。

『爸——爸！』

衣凡·尼珂拉葉維赤和送行的人追趕着泰娜，可是追不上她，樹林中不停地震蕩着一種尖銳的喊叫聲：

『爸——爸！』

教師吩咐趕車的快一點走。但是女兒的哭聲直絞着他的心，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終於忍不住，從車上跳下來，急急忙忙地迎着泰娜跑過去。這個姑娘跑到父親跟前，摟着他的頸子，單是他們兩個，沒有人看見，在靜悄悄的松林裏哭起來了。

『不要這樣，泰姐沙，不要這樣，不要哭……』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低低地說，可是自己的眼淚也簌簌地滾了下來，他的手在女兒肩上直哆嗦。

泰娜看到村裏人跑得氣喘吁吁地趕來了，便急忙在父親嘴上親了一下，閃到一旁，躲起來了。

『泰娜，泰姐沙！』父親高聲喚着，但是沒有聽到答聲。他猜到女兒是想背開外人和他告別，他躊躇不決地站了片刻，對送行的人揮了揮手，讓他們回去，便急急忙忙地大踏步向着馬車走去。

『唉，真是！』衣凡·尼珂拉葉維赤擦着汗說。

『無論怎麼說——這個姑娘總是很可憐的，』工作隊隊長的妻子嘆了口氣說，『現在父親走了，她到哪裏去呢？』

『是——呀……』主席含含糊糊地拖着聲音說：『戰爭嘛！福切衣赤，把香煙給我一支！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忘在家裏了，』他吸着了煙又加上一句說：『試試看，現在去找找她吧！』

『像一隻野羊，竄進樹林裏去了，』順切衣赤嘆口氣說。

『喂，去找呀！』衣凡·尼珂拉葉維赤嚴峻地說。

送行的人轉身進了樹林，他們四路走遍了，可是沒有找到泰娜。

泰娜呢，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漫無目的地儘在樹林裏跑。她哭得喘不過氣來，樹枝擦傷了她那涕淚縱橫的臉，頭巾也從頭上滑落下來，可是她什麼也沒有理會。

『爸爸，親愛的爸爸！爸爸呀！』她再三重複着，頭也不回地儘向前跑。

二

等到泰娜脚下有了咕唧咕唧的水聲，面前是一片沼澤時，她站住了。她仔細向四周看了看，於是清醒過來——這個地方是她熟悉的：她常到這裏來採莓果。她走出了泥濘的地區，在暴風雨打斷的松樹上坐下來，又哭起來了。

泰娜是完全不記得自己母親的。這個因分娩而疲憊不堪的婦人，只有機會看了女兒一眼，親了親她那鬢曲的頭髮，就在傍晚因產褥熱而死去了。沒有人會相信這樣瘦小，這樣孱弱，甚至連哭都很少哭的一個小女孩子會活下去。看門人的妻子，用羊奶來喂泰娜。這個小姑娘出人意料地居然活下來了，不過長得沒有精神，而且多病。教師呢，整天忙着上課，晚上又要忙社會工作，只能偶然抽空看看女兒。他把她抱在手裏，嘴裏低聲哼着歌曲，滿屋裏走，有時嘴裏還要講些工作上的情形，倒彷彿這個孩子能够了解什麼教學上或者集體農莊裏事務似的。

這個小姑娘一開始走路，就是從房間走到教室。學生們很喜歡教師的這個小女兒，扶她坐在課桌的椅子上，喂她奶糕喫。泰娜最初的玩具是一些學生模樣的洋娃娃。這個小姑娘常同這些洋娃娃坐在屋角上，對它們不知說點什麼，一會兒稱讚它們一陣，一會兒斥責一頓，又低低地唱着。玩着玩着，她就蹣跚曲着身子睡着了。

這個小姑娘在四歲的時候，就能够根據照片上的一些特徵：誰有勳章、誰有帶斑點的領帶、誰有毛茸茸的鬍子，認出領袖們和作家們的肖像。五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念書。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一看到女兒，就高興得很，不過發現她時常愁眉苦臉的，有時甚至好幾個鐘頭默不作聲。

「泰娜，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呀？」他不放心地問道：「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沒有。」

「那爲什麼不開口呢？」

「就是這樣。」

父親把她帶進城找醫生。醫生也沒檢查出什麼嚴重的病情來，但是說她身體很弱，應當要好好注意她的健康。

「孩子，你這樣愛發脾氣，究竟像誰呀？」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有一次問道。

泰娜不作聲。守門人衣帽脫看了看他們父女兩人說：

「什麼像誰呀？像她的祖父謝密·斯皮里杜納赤，您說像誰呢。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她的一切特徵，就像你的爹爹。你要從他嘴裏得一句話，往往也是不會爽爽快快的。可是，他說出來那就

說得斬釘截鐵。』

有一天，泰哪回到家來，有隻眼皮底下帶着很大一塊傷痕，她不聲不響地脫去大衣，一句話不說就坐到屋角上去。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皺了皺眉頭，但是，無論他怎樣問她，無論怎樣追究她那塊青紫的傷痕是怎麼來的，這個小姑娘總是一聲不響。

可是，過了一會兒，一個女隣人跑來控告泰哪來了。

『你看，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她把我家米奇卡狠狠打了一頓。打得他滿街哭喊。鼻子都讓她給抓破了。』

『誰叫他折磨小烏鴉呢？把毛都拔下來，把小烏鴉扔到水裏！』泰哪氣得發抖說。小姑娘的臉漲得通紅，一雙黑眼珠冒着怒火。

教師對女兒這種氣勢汹汹的樣子很覺詫異，他給她解釋了好久，說烏兒當然是不該折磨的，可是，爲了這個就和人打架也是不應該的，他心中暗想：『這孩子真行！你看，她自己也讓米奇卡打得不輕，可是，她並沒有哭。』

泰哪的姨母偶爾從城裏來，對於這個外甥女，一向就表示不滿。

『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她在你這裏快要長成一個野姑娘了。』她對教師說。『成天同男孩子們去滑雪橇，去追狗。這是什麼家教呀！你把她交給我吧，我在城裏把她送到幼兒園去，教她音樂。』

『我們來問問她看，』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回答道。『泰妞沙，你到城裏去好不好？姨媽會

帶你看戲，看電影，還要給你縫許多許多衣服！」

泰娜咬着嘴唇一聲不響。

姨母是一個精巧的女裁縫，錢掙得很多，生活也過得很好，但是沒有孩子，她很想把這個小姑娘帶到城裏自己家裏去，可是，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老是把關於這一點的談話當作玩兒，看來，他對於女兒這種『不良的』教育，絲毫也不担心。

當泰娜對她父親說她當選爲少先隊小隊長時，他和往日不同，在她身上注視了很久，然後稱讚着說：

『好啊，孩子，這才好呢！不過，爲了你有什麼功勞才選你當小隊長呢？你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嗎？這可壞了。好吧，既然把你選了出來，你就好好的做吧。我們倒要看看你怎樣同小隊準備營火會。』

有一天晚上，教師開完會回來，在校門外進不去，等了好久。從教室傳來踏步的聲音、嘈雜喧鬧的聲音和三絃琴的聲音。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從窗外往裏看了看，只見泰娜伙在一羣孩子中間，這些孩子正在泰娜的指揮之下，笨手笨腳地操練步伐。泰娜一手拿着一本兒童雜誌『木耳濟爾加』，另一隻手隨着三絃琴的拍子在那裏揮動，她那種一本正經的樣子，使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這些小運動員的表演，全校全都很喜歡，泰娜同她的小隊又在練習新的節目，準備迎接縱樹節和家長會。

夏天，泰娜在小花園裏和菜園裏忙碌着。她有自己的畦，種着黃豆、罌粟花，在小花園的一個遠遠的角落裏，槐陰深處，放了一張自製的露椅，這是小姑娘坐着看書的地方。

小姑娘喜歡在樹林裏閒逛，採集菌子、莓果、胡桃，小朋友裏邊，沒有人能比她更熟悉生長菌子的地點，也沒有人能比她更會找到道路。

如果人們沒有工夫去想到光陰，光陰是過得很快的。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每天從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女兒已經長成一個雙手纖纖細高個子的少女了。

升五年級的時候，小姑娘要到隣村的一個小學校裏去上學，這個學校離家有四公里。秋天和春天，察里文村的學童都是徒步到那裏去的，冬天，他們就乘滑雪板，祇有天氣十分嚴寒的時候，才住在學校宿舍裏。泰娜回到家來面孔凍得通紅，但總是興致勃勃的，餓了從來也不抱怨辛苦。近來，這個小姑娘變得愛說話了，也不那麼怕見大人了，而且她的眼睛裏還常常露着笑容。

『爸爸，你知道嗎，青年團組織委托我給卡留沙和娜斯察補習俄語呢，』泰娜告訴父親說。

春天，這幾個少女常常聚在學校旁邊的小花園裏，坐在角落上溫習功課，那正是泰娜從前喜歡獨自靜坐的地方。

泰娜在七年制學校第一次考完回來，滿臉興高彩烈的樣子。

『爸爸！卡留沙和娜斯察這次聽寫一個錯都沒有。我倒替她們担心，怕得發抖呢！』因為同學的成績使她太高興了，剛一回來連她自己得了優等分數都忘記說了。

『吓，怎麼着，很好呀！』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笑着說：『既然如此，你就去學習做女教師

吧。不過，這並不是一天半天的事。現在就來打算這個，也許還太早一點。」父親對自己的女兒非常滿意，整個晚上都沒有出門，嘴裏老是低聲哼着：「船長，船長，笑一笑吧！」……

又過了一年，泰娜門門功課的分數全是優等，升進了九年級。

……可是戰爭粉碎了幸福的希望，奪去了泰娜的父親，使她成了一個孤兒……

泰娜在折斷了的松樹上坐了很久，眼淚已經沒有了，但是一陣陣痙攣使她的呼吸感到壓迫。

『以後可怎麼辦呢？』

泰娜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大人了，而且第一次來照大人的樣子解決自己的命運。父親勸她到姨母家裏去，可是她不算去。她立刻想像到姨母那一副酸苦的面孔，和那些數不清的警告和教訓，怎樣坐，怎樣站，怎樣說話。要知道泰娜，她可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她何必需要姨媽呢？難道她不會一個人生活下去嗎？

小姑娘只顧沈思，沒有注意到樹林裏已經暗下來了。雨也在一滴一滴地落下來。

同時還有一對聚精會神的眼睛直盯着她。她的同學格拉秋林·珂斯察，原本是送行人裏面的一個，後來也來追趕泰娜。他以為泰娜由於悲傷會去投河、自縊、或者還做出什麼事情來。他知道這個同班同學那種堅決果斷的脾氣，因此，他始終跟隨着她。珂斯察有點畏縮，唯恐泰娜看到了他，所以一直躲在樹後。祇有他一個人看到了這個小姑娘是怎樣痛苦萬分，於是他決定在她沒有恢復意識以前，決不讓她獨自留下。

雨漸漸地大起來了，可是泰娜什麼都不理會，老是坐在那裏。珂斯察想要挪到枝葉茂密的樅樹下

去，不料腳踩到了一堆枯枝上，樹枝唰喳一聲把他的踪跡給洩露了。

『你怎麼會在這裏呀？』泰娜突然哆嗦了一下，一眼不霎地怒視着他，問道：『你要作什麼？』

『我嗎？不作什麼……』珂斯察窘住了。『我來找小牛的。我們的小牛從牧場裏跑掉了。』

『你這個孩子真討厭！』泰娜說。『走開！聽見沒有！』

她一句話也不再說，圍好滑下來的頭巾，就從容不迫地回家去了。

三

晚上，父親的老朋友衣凡·尼珂拉葉維赤來了，他小心翼翼地坐到書架旁邊，遠遠地繞着灣子說起話來。

『泰姐沙，你的祖父謝密·斯皮里杜納赤還在這所學校當過教師呢。我和你爸爸都曾經在他的班上學習，我們坐在一張課桌上。謝密·斯皮里杜納赤動不動就揪我們的耳朵。他是個愛發脾氣的人，可是教書却教得很好。他在這裏建築了一所學校，還開闢了一個花園。』

泰娜站在窗畔，皺着眉頭，一句話都不說，彷彿不高興有客人來的樣子，他沉默了一會兒，把一隻腿架在另一隻腿上，繼續說：

『嘿，你爸爸葛里谷里衣·謝密諾維赤的性情可就兩樣了，他對一般人非常和氣。我和他一同作過採辦糧食的工作，還作過農業集體化的工作。他是區裏第一流的講演家。總而言之，是個有智慧有思想的人……你不要傷心，泰姐沙，父親會回來的。姨母呢，我明天就打發車子去接她，這是葛里谷